

# 白马寺的鸽子

(外三章)

□ 鲍尔吉·原野

在我的印象里，白马寺这个名字比别的寺名更灵秀纯朴。拜谒归来，得到的也是这个印象。由此想起平山郁夫画的淡绿调子的丝绸之路系列，想起玄奘大和尚。读他翻译的心经，偶然间，心会跳出来揣摩玄奘和尚当年从白马寺的石阶走下来，袈裟普通，手里握一卷经书。

到白马寺，和尚们正作晚课，深红的殿门里一片明黄的僧衣。诵经声和着木鱼，深情委婉，香炉烟气缭绕不散，像给黑铁大香炉包裹白纱。再往上看，一只灰鸽子立檐上，分明来听取梵唱。和尚诵经，池边金鱼汇聚来听，这是我在杭州见过的。我也见过燕子听经，这样的事其实并不神秘，许多动物喜欢听音乐。静谧的旋律，安详的气氛会感染所有生灵。小鸽子站在一片灰瓦的檐头上，像探头往里看，又像回味经文，为古刹添一份意想不到的生气。

鸽子挺着骄傲的胸脯，仿佛经文为它而诵，这样理解也对，佛法为天下所有生灵祈福，包括鸽子。它摇动小脑瓜看古柏，看香烟缭绕。眼前这棵古柏，据说已生长一千五百多年，树身纹理拧着劲长上去。对面的松树与凌霄藤共生八百年，树枝向殿里倾探，也像听经。一千多年了，这间大殿的诵

经声绵延不息，不知多少小鸟、松鼠来此闻悉。寺外的野草野花每天也在这个时候听到海浪一样扑来卷去的法音。

诵经还没结束，鸽子飞起，在木檐和柏枝间起舞。所谓起舞是它不落下，不飞远，扑棱着翅膀旋来旋去。这情景被我看到，心里感动。跳完舞，它又站到檐头。做杂役的和尚收拾庭院，落山的太阳把树枝映得像一幅黑红分明的版画。小鸽子还没打算飞走，也许今晚就住在庙里了。一片安详气氛包裹着它，睡吧，梦里香甜。

## 鸟投林

暮色起时，飞鸟像空中的落叶，大片掠过头顶。归巢的飞鸟不再徘徊，笔直地飞过去，飞回自己的家。

鸟的家在林中。鸟这一生不知有过多少个家，尤其是候鸟，它们的家全都在林中。落在岩石土坡上过夜的小鸟，是鸟中的迷路者。无枝可栖，鸟只好站在地上睡觉。

鸟看树和人看树不一样。树不光是鸟的家，树简直就是鸟的村庄。村里住着数不清的同类，一双

滴溜溜的眼睛就是一只鸟。它的家被包裹在树叶里,谁都看不到,只有小鸟自己知道。鸟相信,树杈是树身伸出的手臂,邀请它们在臂弯做一个窝。可是,树林有密密匝匝的树杈,哪一个做窝最好,鸟心里有数。

鸟具有生物当中最好的眼力,能从一千米高空看清楚小虫爬动。科学家说,它的视觉分辨力可以看到鸟们一下一下扇动翅膀。人只觉得鸟嗖地飞出,别说看翅膀扇动,连翅膀都看不出。但小鸟的眼睛有夜盲症,天一黑就要回家。人的夜视力勉强勉强,虎、狼、猫在夜里看东西就像咱们看新闻联播一样清楚。

站在白马寺旁边新建的印度寺院的门外,我看到一片飞鸟低低地钻进远处的柳林。不是降落,而像插进林中,树杈间,不知它们怎样减速。

头一次见鸟这么着急,天黑了找不到自己的家吗?或者别的鸟占了自己的家?人看来,夜里的鸟不妨到哪儿栖居,道旁孤零零的树,屋檐上,随便住一夜算了。人其实没想过小鸟晚上在哪里入眠。鸟,却比人想象得尊贵,它们一定回到家里睡觉,和伙伴们,在一个大家庭。它们这么急迫地赶回去,比人赶火车更急。

鸟比人更想家。一个鸟巢里面不过是横七竖八的细树枝,没有金银财宝。鸟不稀罕财宝,泰戈尔说,鸟的翅膀系上一块黄金就飞不起来了。鸟觉得这个细树枝的小窝里不能没有主人,回巢才有香甜的梦。科学家观察到,鸟甚至说梦话。我目送黄昏中归林的鸟儿,盼望它们个个找到自己的家。

### 小虫看佛像

春天,岸边的柳枝爬上绿苞,所谓“东风柳枝长”。叶苞好像从伊水河里爬上柳梢,为了看一眼龙门大佛。奉先寺的卢舍那佛像四季安详,对前景物视若不见。春天不一样,大佛喜满身心,看万物生长。伊水河的水量在春天大了,生灵们开始活动,小鸟儿飞来飞去,在空中结一张透明的网,兜住春色。小虫从冬天醒过来,缓缓地爬向石窟。龙门石窟存佛像十万八千尊,最小的佛只有两厘米。小虫要找小佛像。

小虫拿佛和菩萨当作自己的朋友。两厘米佛像的洞窟是菩萨的家,也是小虫的家。这里清凉,

远处的伊水像漫过了对岸,其实只在往前流。水流到洞龛这一段,慢得像集合的队伍散开了。河水慢慢看这些佛像。佛像经两千年人间风雨,庄严如故,俯视有情国土。小虫觉得佛像等待与自己相逢。佛也这样回答小虫:为了等你,化为石像。小鸟儿也飞到佛像的龛里歇脚。无数翠鸟从四面八方飞到这里,在佛像脚下肩上,好像长出了一簇簇绿叶子。

大佛年年看到此景,嘴角些微含笑。佛对一切生机无不欢喜。草芽、叶苞和小鸟遗落在空中的羽毛,都在宣扬生的美。生命,仅就美这一项就是一个宝,而生的意义可谓贵。多么卑下残缺的人,他生命的价值对家人、亲友都宝贵。人看佛像,佛像看人,均栩栩如生。卢舍那佛是龙门石窟里保存最好的大佛,高十七米多,由唐高宗李治、武则天夫妻捐资,凿成于675年。卢舍那的梵文意思为“遍体光明”。在一千四百年间的每一个早晨,第一抹朝晖里的大佛如披金纱,景色一定动人心魄。阳光把佛像一点点照亮,金色一点点加深。唐朝的工匠们看曦光中的大佛眉目清晰,眷恋这一块土地。杜甫诗“孤舟一系故园心”,就是指洛阳。佛的面庞和衣褶上,滑落过工匠的泪珠和汗滴。我们走走站站看大佛,却说不出佛的表情里的深蕴。宁静里、庄严里、亲切里还有更深的意味,对这些,佛不从表情里透露。每个游人带着对佛的印象回家,一人一个印象,都喜悦。雕像达到这样的境界不可思议。如果没有龙门石窟,中国就没有在人类历史占有顶峰位置的石雕艺术。

春天里、晨曦中、月夜下看奉先寺大佛,最为殊胜。

### 云在青天水在瓶

天色透曦,我在洛阳的广场跑步,见到舞剑的、习拳的、跳拉丁舞的人,还见一老者在水泥地上写大字。写字不奇怪,但老者右手举一个瓶子,左手挥毫,这少见。

我欲辨其详,但跑得快,看不清楚。跑了四十分钟,落汗之际,观他的名堂。

他手里举的是输液瓶子。瓶里不是青、红霉素,是清水。水从细塑料管流进他的开泰管的笔杆,浸在笔端麻上,写为大字,连绵不断。这比边写

边从小桶蘸水方便,也迅疾,当然只适合草书。

他只写一句诗:云在青天水在瓶。在广场镶腰的黑大理石装饰带上写,写了几十米。字好,势强。他写我看,我们二人退行。老者突然说:你来两下。我哪敢?这个“墨”是输液瓶子,跟以色列滴灌是一样的道理,须臾不停,不是张旭怀素林散之谁也弄不了。他说,你来!我拒。他命令:接笔。说着,把笔和瓶子塞我手里。我手忙脚乱接过来,如接鼓传花一般,赶紧往下写。老者一抬胳膊:我上洗手间。这么大书法摊子交给我了。我手上写,心里容不得让你想写什么字什么体。这时候,偏偏有人观瞻。我记忆中的雅句全没影了,硬着头皮写:大海航行靠舵手、虫声新透绿窗纱、坚决反对包二奶、早日解放沙家浜、因为所以、哎呀妈呀。边写边看老者

踪影,无人。看手里瓶子,还有半下子水。刚消的汗又冒了出来,手酸脚麻、鼻子沁汗没法擦。说着,后背与大腿又痒了起来,缺胳膊挠,不由得怨尤那位老者,长沙话叫“够狠”。心里这么一想,手下的字越发难看,身边观摩的人摇摇头走了。想不出再写什么字,就写“这个老头真够狠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,我抬头看见老头回来了,看我的字大笑。我把千斤重担一般的笔与瓶子还给他,称得起“卸任”两个大字。看了看表,前后不过五分钟,我已筋疲力尽。

云在青天水在瓶,说自在,自在其实是多么难的一件事。

责任编辑 乔仁卯